

从「假洋鬼子」形象看中国士绅的蜕变

中国现代小说

鲁迅小说中的「国民性」想象及其局限性

「社会分析」还是「社会描述」

论略

茅盾的《子夜》创作背景、意图表白揭秘

巴金：从青春叛逆到家园回归的小说

《家》：封建大家庭的最后一个残梦

《寒夜》：「家」的破亡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困顿

沈从文

《边城》：反

张爱玲的

《倾城之恋》与《金锁记》

徐订的《鬼恋》

张天翼的《讽刺

丁玲与她的《莎菲女士的日记》

21世纪高校文科教材

《文学创作论》

《问题的挑战》

《范式的建构与消解》

《20世纪中国散文读本》

《当代写作教程》

《辞章学发凡》

《语言学通论》

《女性视野下的文学批评》

《中国现代小说论略》

孙绍振教授著

南帆教授著

聂也平教授著

袁勇麟教授主编

曾焕鹏教授主编

郑顾秀教授著

祝敏青教授著

吴毓鸣教授著

柳传雄教授著

爱情与亲情

ISBN 978-7-80719-181-0



9 787807 191810 >

定价：35.00元

21世纪高校文科教材

柳传堆 著

海峡文艺出版社

中国现代小说论略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现代小说论略/柳传堆著. —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 2007. 11

ISBN 978-7-80719-181-0

I. 中… II. 柳… III. 小说—文学研究—中国—现代 IV. I207.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14644 号

中国现代小说论略

作者:柳传堆

责任编辑:任心宇

出版发行:海峡文艺出版社

社址:福州市东水路 76 号 14 层 邮编:350001

发行部电话:0591-87536724

印刷:福建二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邮编:365001

开本:787×1092 毫米 1/16

字数:300 千字

印张:17.25

版次:2007 年 11 月第 1 版

印次:200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80719-181-0/I·133

定价:35.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承印厂调换

小说认识的“去魅”问题（代序）

关于现代小说的理论，本人已没有必要再啰唆什么了，因为由陈平原、吴福辉等人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已问世，皇皇5大卷。前人并不比今人笨，今人要说的话，前人似乎都已经说了，而且说得很好。

笔者仅就关于现代小说去魅（disenchanted）的问题胡诌几句。去魅，原本是自然科学的用语，与古人附魅（enchanted）的自然观相对。用之于社会科学，特指凭借人类的理性去揭开人类对事物认识的某些蔽障。小说去魅，指的是除去人们脑海里关于小说认识的悖谬观念。

首先要去魅的是对现代小说的地位与影响的过高期待。有人说“20世纪是小说的世纪”。这说法过于自负和自恋，犹如一个卖馄饨的小商贩说“20世纪是馄饨的世纪”一样。如果说20世纪里中国小说的地位提升了，由原来的“闲书”侵入到高雅的文学殿堂，并获得广泛的影响，那倒是真的。原来在中国，小说素来被视为旁门左道的文体，是不入流的，“在中国，小说不算文学，做小说的也决不能称为文学家，所以并没有人想在这一条道路上出世”。^①直到晚清，梁启超开始闹“小说界革命”，他把小说视为知识分子最有效的启蒙工具，认为小说是神丹妙药，小说一新，则民“新”、道德“新”、宗教“新”、政治“新”、风俗“新”、学艺“新”、人心“新”、人格“新”，可谓包治百病。受其理论影响，鲁迅也认为小说具有改良社会、启蒙的功用，“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我深恶先前的称小说为‘闲书’，而且将‘为艺术的艺术’，看作不过是‘消闲’的新式的别号。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

^① 鲁迅：《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鲁迅全集》第5卷，第10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北京。

中，意思是在揭出痛苦，引起疗救的注意”。^①百年来的事实证明，小说虽有一定的启蒙作用，但远不是梁启超和鲁迅等人所想象的有那么神奇的效果。

其次要去魅的是对小说的虚构与想象的认知迷雾。小说最本质的东西就是虚构与想象，中国最早的小说“街谈巷语，道听途说”，就含有想象与虚构成分。小说的魅力也就在于此，因为如果一切要求得“真实”，我们大可不必求助于小说，而该去求助于历史、政治、经济学、统计学的著作。就叙事文学来说，小说因为有虚构，有想象，才使得我们的生活故事更为丰富多彩，才使我们与这个世界所发生的事件有了审美距离感。五四时期的小说，写妇女或姑娘离家出走的“私奔”模式盛行，因为是小说中的妇女或姑娘，不是自家的妇女或姑娘“离家”，所以可以看，可以议，可以品，感动处可以洒热泪，可以笑，可以哭，在笑完、哭完之后，情感获得释放。从统计学看，五四时期现实生活中真的离家出走的女子，按人口比例，恐怕也不含有多少，典型的几起女子离家出走的故事，便成为小说家的好题材。可是文学归文学，现实归现实，我们千万别以为五四时期到处都有女子如何被封建礼教束缚得无法生活，整天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巴不得离家出走，脱离家庭樊笼，等待着你与她私奔，与她浪漫，与她天涯海角、地老天荒地恋爱。男性作家写女子私奔，唐代元稹的《会真记》就很浪漫，圆了许多男人的白日梦。小说可以欣赏，但千万别当真。鲁迅从《清代文字狱档》中发现一件很有意思的案例：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山西临汾县有个生员冯起炎，闻乾隆将谒泰陵，便身怀著作，在路上徘徊，意图呈进，不料先以“形迹可疑”被捕了。那本下三烂的著作，是以《易》解《诗》，实则信口开河，也没什么学术意义，唯结尾有“自传”似的文章却很特别，大意是有两个表妹，可娶，而恨力不足以办此，想借皇恩协办。虽然幼稚至极，然而何尝有丝毫恶意？不过中了当时通行的才子佳人小说的毒，想一举成名，“天子做媒，表妹入抱而已”。不料结尾却甚惨，这位才子被从重判刑，“后来大约终于单身出关做西崽去了”，即被发配关外荒漠之地服刑去。^②撇开“文字狱”这一层不论，书呆子冯起炎也确实可笑，可是我们的一些读者，甚至著名的文学评论家也常犯此类错

① 鲁迅：《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鲁迅全集》第5卷，第10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北京。

② 鲁迅：《且介亭杂文·隔膜》，《鲁迅全集》第6卷，第42—4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北京。

误。

小说家受现实生活的感动，或者出于某种目的，或缘于某种契机，可以编造出林林总总的故事。这些故事有人物，有情节，有细节，跟真实的一样，可以让很多人“沉迷”，达到“假作真来真亦假”的效果。远的不说，单20世纪中国所发生的现实生活，就有不少事件被小说家编撰成小说。像陶菊隐著、中华书局出版的《袁世凯演义》就是一部演绎历史人物的历史小说。里面的故事真真假假，假假真真。作为历史小说，这本无可厚非，千秋功罪，付与后人评说嘛。但是读者心目中很容易把历史上的袁世凯形象与小说中的袁世凯形象相混淆，以为袁世凯就是像小说中所写的那样。再说一例，鲁迅有很多篇小说写到辛亥革命，脑海里确实受过辛亥革命“失败论”的影响，所以他的小说才会有关于辛亥革命失败的艺术描写，诸如阿Q莫名其妙地被枪毙，赵七爷头上的那根辫子盘了又放，放了又盘，愚昧的华老栓以革命者的“人血馒头”给儿子小栓治痨病等等。鲁迅以他笔下的阿Q、假洋鬼子、七斤、赵太爷、华老栓父子、魏连没、吕维甫等文学形象来说明辛亥革命“失败论”。辛亥革命是成功还是失败，不同的人做出不同的判断。孙中山自认为辛亥革命是失败了，因为革命的果实被袁世凯“篡夺”了，所以他后来还一直在闹革命，护法运动、二次革命等等；汪精卫、蒋介石等也认为辛亥革命失败了，所以他們要搞北伐；毛泽东认为不但辛亥革命是失败了，而且第一次大革命也是失败了。站在无产阶级革命立场上看辛亥革命，其失败的根源在于它的不彻底性。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说：“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现在有了这个变动，乃是革命完成的重要因素。”有人形象地说，处决阿Q的枪声一响，便宣告了辛亥革命的失败。因此俗见才会认为，鲁迅在小说《阿Q正传》中揭示了辛亥革命失败的两大原因：一是革命者对封建阶级采取了妥协的态度即“成与维新”；二是因为革命者没有注意宣传、教育、发动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农民群众，广大农民群众处在不觉悟的状态，没有起来支持和参加这场革命。认为鲁迅对生活的描写和历史规律的揭示是准确而深刻的云云。辛亥革命中，广大农民群众果真都像阿Q那样处于不觉悟的蒙昧状态吗？据刘大年《论辛亥革命的性质》一文透露：

武昌起义一个月多一点，即到11月下旬，全国24个省区中，有14个省宣布脱离清政府独立。同盟会发动的一部分新军和一部

分会党在各省响应，这个力量是很重要的。广大农村的农民和若干城市群众的反清斗争猛烈开展起来，这个力量是更加重要的。

.....

不用说，革命派发动的新军、会党，起义中建立的革命武装，它的参加者除了一部分青年知识分子，大部分也是农民群众。湖北军政府建立，预定扩充革命武装四协，每协 3000 人。城乡人民踊跃参加，5 天即告足额，四乡农民前来报名的仍源源不绝。安徽寿州革命党起义，建立“淮上革命军”，四乡农民两万多人，报名要求入伍。湖南革命军进入长沙，群众欢呼从军。3 天之内，招兵达 6 万人。有一个记载说：“焦达峰原系会党出身，手下万余人，多市井。焦既就职，其党徒辄大呼曰：‘焦大哥做大都督，我们都做官去。’”那很像《史记》“陈涉世家”上讲的农民投奔陈胜的情景。大抵会党下层群众，在城市为手工业者、城市贫民，在农村为贫苦农民。^①

可见，小说的叙述和想象，与历史的真实还有很大的差距。如果把小说虚构的想象性世界混同于现实世界，那的确是小说“附魅”的后果。其实小说家的想象也仅仅是“个人”的想象，也可能拥有“局部”真实，很难说拥有“整体”的真实；作为现实生活反映的小说文本，可以说明一定的问题，但绝对不是政治研究或政治判断、历史研究或历史判断的“证据”，或者说是解剖社会历史、政治的工具。

写历史小说如此，写现实生活的小説亦如此。《边城》是沈从文反现代文明的想象，也可以说是他反现代都市文明的心灵镜像。可是我们的批评家们要么就说沈从文把人们的目光引向过去，追求古朴、田园牧歌的浪漫情调，属于消极颓废的一派，要么把沈从文举上九重天，仿佛除了沈从文、废名、汪曾祺这一派算得上纯文学外，其他的作家作品特别是描写阶级斗争的左翼作品似乎都是伪文学。之所以造成这种偏执的认识，与我们对小说文体的误解有很大关系。其实，作为小说，左翼作家完全有权利拥有自己的政治见解，自己的美学观点，对现实生活做出自己的感悟、自己的判断、自己的书写。如果把左翼作家的小说当作政治文件来读，那肯定会读出问题来的；而如果把左翼的小说仅仅视为小说，视为作家的一种想象与虚构，那就很好办了。所以我说小说要去

① 刘大年：《论辛亥革命的性质》，《近代史研究》1980 年第 3 期。

魅。也许有的人会问，难道诗歌、戏剧就不需要去魅了？对于诗歌，除了叙事诗外，人们的误解比小说少。因为谁都知道诗人浪漫，情感浓烈，诗歌可以欣赏但不会以之为生活认识的指南。李白的“黄河之水天上来”，大家知道那是艺术的夸张，不会真的就认为黄河水是从天而降。小说不一样，鲁迅的《阿Q正传》一发表，文坛上的批评家就真的相信中国的广大农村到处都有愚昧的阿Q，等着知识精英们去启蒙，去完成改造国民性的伟大任务，因为阿Q形象太活灵活现了！那么，戏剧需要不需要去魅呢？作为叙事文体，戏剧也常常可以做到以假乱真的地步，也需要去魅，比如生于清代的陈世美，在舞台上竟然被宋代的包龙图开斩，那是戏剧的“功劳”。但是，戏剧，毕竟只是舞台上的艺术，是“戏”。中国老百姓对于“戏”的认知还是比较到位的，因为“戏”是“演”的，是虚拟的，所以不会太当真。至于说抗战时期演出新歌剧《白毛女》时，台下有人因为太恨地主黄世仁，竟然冲上台去打黄世仁的演员，这事没有经过缜密的考证，未必是真的，可能是“戏说”，姑妄听之。

第三要去魅的是小说研究中的发现“真理”的虚妄。小说写出来以后，读者成批评家有感而发，自然要评头论足。人们的个人阅历、经验不同，美学观有所差异，自然会得出各自不同的结论，所谓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但有的官方批评家，用一系列意识形态上的法则，随意上纲上线，对20世纪出现的小说，进行“真理”与“谬误”的评判。有的小说家被捧到天上，有的被打入地狱或打入另册；有的小说被奉为经典，有的被视为“毒草”。不仅如此，小说研究中不同派别、不同观点也成了攻击对象。20世纪80年代以后，现代小说研究又一下子突然转向。庸俗社会学批评方法被摒弃之后，研究小说的“新方法”^①漫天飞舞，确实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但不久，人们发现，将自然科学的理论硬是套到社会科学研究上未，张冠李戴，同样也谬误百出。可是持新理论、新观点的人也一样有一种“真理”在握的霸气，似乎除了他们的那一套新方法以外，其他的方法都不能算方法。80年代以后，叙述学、女性主义批评、“新历史主义”、“后现代历史叙事学”、“后殖民主义”批评方法等西方的新理论开始引进并介入中国现代小说的研究，取得十分可喜的成绩。但是我们也必须有警惕性，不能总被别人牵着鼻子转。

① 当时流行的思维理论有“老三论”、“新三论”。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三者俗称“老三论”，耗散结构论（dissipative structure theory）、协同论（synergetics theory）、突变论（mutation theory）俗称为“新三论”。

西方的那一套又一套的新理论，也并非完全是“真理”，照搬照套，胡说胡话，那也是教条主义，也会闹笑话的。

柳传堆

2007 年 5 月 12 日

目 录

第一章 中国现代小说研究对象与学术方法论略	(1)
第二章 鲁迅小说侧论	(20)
第一节 从“启蒙”主题到人类精神的困窘：学界对《呐喊》、《彷徨》认识的深化	(20)
第二节 《狂人日记》：狂人的启蒙意义	(34)
第三节 从“假洋鬼子”形象看中国士绅的蜕变	(37)
第四节 鲁迅小说中的“国民性”想象及其局限性	(52)
第五节 鲁迅小说中的“看客”形象新解——以《示众》为视点	(68)
第三章 《子夜》：一部容易被误读误解的文本	(83)
第一节 茅盾是“社会分析”还是“社会描述”	(83)
第二节 修辞幻象：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子夜”还是民族工业的“子夜”	(85)
第三节 茅盾的《子夜》创作背景、意图表白揭秘	(87)
第四节 本质主义视角下的《子夜》解读	(93)
第五节 《子夜》的宏大叙事：史诗式的叙述方式	(104)
第四章 巴金：从青春叛逆到家园回归的小说	(107)
第一节 济世情怀与《灭亡》等前期小说	(108)
第二节 《家》：封建大家庭的最后一个残梦	(116)
第三节 《寒夜》：“家”的破亡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困顿	(124)
第四节 《憩园》：对家园的依恋与反思	(127)
第五章 沈从文的现代性与反现代性小说	(132)
第一节 乡村与都市的双栖生活：追求现代性与反现代性	(133)

第二节 《边城》：反现代文明的心灵镜像·····	(144)
第三节 沈从文的影响及其反现代性意义·····	(150)
第六章 京派与海派小说·····	(155)
第一节 京派小说·····	(155)
第二节 海派小说·····	(167)
第七章 张爱玲的世俗生活与人性探秘小说·····	(178)
第一节 世俗生活与人性探秘·····	(178)
第二节 《倾城之恋》与《金锁记》：消解爱情与亲情·····	(179)
第三节 张爱玲的影响、接续、超越·····	(190)
第八章 路翎等的七月派小说·····	(199)
第一节 七月派小说概述·····	(199)
第二节 《财主底儿女们》：现代富家儿女的“罪与罚”·····	(204)
第九章 徐訏、无名氏超越时空的先锋小说·····	(209)
第一节 徐訏的《鬼恋》与《风萧萧》等小说·····	(209)
第二节 无名氏的小说·····	(216)
第三节 吞吐万象的《无名书》系列小说·····	(220)
第十章 张天翼、沙汀、钱钟书等的暴露与讽刺小说·····	(225)
第一节 张天翼的讽刺暴露小说·····	(226)
第二节 沙汀及其《在其香居茶馆里》·····	(228)
第三节 《围城》：“新儒林外史”·····	(231)
第十一章 丁玲小说：从性别到启蒙，从启蒙到政治·····	(236)
第一节 丁玲与她的《莎菲女士的日记》·····	(236)
第二节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对土改运动的革命性“想 象”·····	(239)
第十二章 孙犁小说：以传统文化与传统伦理置换革命叙事·····	(248)
第一节 孙犁小说概述·····	(248)
第二节 以传统文化与传统伦理置换革命叙事·····	(249)
主要参考文献·····	(261)
后记·····	(264)

第一章 中国现代小说研究 对象与学术方法论略

“小说以敏感的灵魂讲着一个意味深长的故事，讲着一个民族在现实和精神中，进行回忆与思考、观察与梦想、呐喊与探索的故事。”^①中国现代史很沉重，中国现代作家虚构中国故事的笔调也很沉重，导致当代知名学者杨义对现代小说成就的概括更沉重。现代小说是现代中国人心灵变迁与思想变迁的形象记录。现代小说的成就何如？据巴金说：“在新文学的各个部门中成就最大的就是小说。”^②

现代小说的研究也是现代文学学科的显学，很多高校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都开设有“中国现代小说研究专题”的选修课，研究者众，也取得了较为可观的成果。但是现代小说的研究是永远没有止境的，它有不少的学术范畴还有待于进一步界定，有很多似是而非的学术问题需要进一步廓清。其学术方法有待于更新，学术领域也有待于进一步拓展。如现代小说发展史的梳理、小说流派的边界厘定、小说家的重新评价、小说经典的重新解读、新的小说研究主题的发掘、新的研究方法的引进等方面，都是大有可为的。在这个信息高度发达的时代，现代小说研究的学术周期在缩短，学术权威时时受到学术新锐的挑战。以好评如潮的杨义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来论，其体系的完备、材料的丰富、研究的广度上，目前还未见到可以超越的替代品，但是就某一个流派、某一个作家或某一部作品深度研究、微观研究上还不够深入，一批批更为优秀的成果陆续问世了。为了便于大家一览现代小说研究的学术进展情况，因此有必要对现代小说的学术对象、学术方法和已有的学术成果的基本轮廓作一个简要的介绍。

① 杨义：《小说史与文化意识》，《杨义文存》第4卷，第3页，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北京。

② 丁景唐主编：《中国新文学大系·1927—1937小说集序》，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上海。

一、现代小说发展史研究

现代小说史研究，有两层含义：

一是编、撰写现代小说史，属于现代小说的宏观研究。一般是学术功底较厚的专家学者来完成此项任务。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①是一部有相当影响、也是有相当争议的中国现代小说研究的学术著作，可以说，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专家、学者几乎都或多或少地受到过这部著作的影响，堪称经典。当然，由于该书作者系美籍华人，长期在美国工作，其理论立场、观点、思想倾向和我们不尽相同，因而该书的观念和批评标准也与我们不同。祖国大陆现代小说的通史、分期史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有赵遐秋、曾庆瑞《中国现代小说史》（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田仲济、孙昌熙《中国现代小说史》（山东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后者严格意义上说不算小说史，而是现代小说形象史；杨义的《中国现代小说史》^②代表了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祖国大陆的最高水平；近年来现代小说史的拓展性研究的成果有：杨联芬《晚清至五四：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发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王燕《晚清小说期刊史论》（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孟建煌《多元语境中的四十年代小说格局谈片》（中国文史出版社2003年版）。

一是现代小说编撰史的研究，也就是研究的研究。就是对已经出版的各种现代小说史进行学术检讨，评鹭其得失，探索其中的规律等。如果没有很深厚的学术功底，开阔的学术视野，超群的史识眼光，一般不敢问津此领域，所以目前这方面的研究还比较薄弱。

二、小说专题研究

现代小说研究可以确立“专题”的很多，看个人的眼光。结合自己的实际，找准切入点，选择好专题。

（一）作家专题研究

以单个小说作家为研究对象的研究。早在20世纪30年代，茅盾等

^① [美]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1961年出版，中译繁体字本于1979年和1991年分别在香港和台湾出版，2001年又在香港出版了中译繁体字增订本，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重译出版。

^② 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共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第一版，1991年第二版，2001年第三版，北京。

名家就写过一系列的作家论。茅盾等编著的《作家论》由上海文学出版社于1936年4月出版,内收小说家专论如茅盾的《落华生论》、《冰心论》、《王鲁彦论》,苏雪林的《沈从文论》,胡风的《张天翼论》等。这些专论都为后人的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树立了研究的典范。

作家专题研究,特别是名作家研究,已经有了对应的出色的研究者,如陈鸣树、吴中杰、王富仁、钱理群等之于鲁迅小说专题,杨风、王瑶、陈丹晨、陈思和、李存光、谭兴国、辜也平等之于巴金小说专题;庄钟庆、邵伯周等之于茅盾小说专题,曾华鹏、范伯群、董易等之于郁达夫小说专题,水晶^①、陈思和、止庵等之于张爱玲小说专题,张桂兴^②、汤晨光^③等之于老舍小说研究专题,金介甫、凌宇等之于沈从文小说研究专题,郑尔康、施建伟、王兆胜等之于林语堂小说研究等等,都已经出了许多研究成果。研究人作家,要有开阔的视角、过硬的功底、新的方法,方能有所突破。

(二) 小说流派研究专题

中国现代小说流派纷呈。现代小说流派研究是学界的热点。如对京派和海派小说的研究,已经取得可观成果。北京、上海是中国两个代表性的城市,与现代小说结下不解之缘。对“京派”、“海派”概念的界定、内涵的发掘、美学追求的测定以及京、海派小说与地域文化的辩证关系等问题,都是值得研究的话题。“海派”一词肇始于晚清。鸦片战争后,上海出现“华洋杂处”的租界,大批画家携艺来此谋生,他们在中国画的传统基础上,吸纳民间艺术,借鉴西洋画技,于同治、光绪年间形成融古今土洋为一体的海上画派,又称海派。这种兼容并蓄、开拓创新、灵活多样的文化风格,慢慢由绘画漫开至戏曲、电影、小说等领域。民国初期,以“游戏”、“娱乐”、“消遣”为旗号的鸳鸯蝴蝶派小说是海派小说的鼻祖。其实,鸳鸯蝴蝶派并不局限于言情小说,还涉及社会小说、武侠小说、侦探小说、黑幕小说等。后来专指以叙写、反映上海大都市现代文明图景、人们的生活方式为主的小说,包括20世纪30年代西洋味十足的新感觉派小说和张爱玲在孤岛创作的市民小说。海派

① 水晶著有《张爱玲的小说艺术》,台北大地出版社2000年版,台北。

② 张桂兴编著有《老舍第二故乡》,青岛海洋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编撰有《老舍年谱》,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等。

③ 汤晨光著有《老舍与现代中国》,湖南师大出版社2002年版,长沙。

小说在中西文化冲撞和交汇中孕育，完全是在现代都市成型的产物。对海派小说研究用力较深的是吴福辉，他多年以来对这两地的城市文化一直保持着极大的研究与探索的热情。吴福辉、陈思和等对浸润着海派文化色泽的新感觉派小说、张爱玲小说等都有很独到的研究。他们生长于上海，了解上海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特有的海上民间风情，对研究海派小说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取得系列论文成果。吴福辉著有《海派文学与现代媒体：先锋杂志、通俗画刊及小报》^①、《老中国土地上的新兴神话——海派小说都市主题研究》^②、《现代商业文明吹拂下的海派小说》^③、《京派海派小说比较研究》^④等系列论文。陈思和的《论海派文学的传统》^⑤也写得很独到，他把茅盾的左翼小说《子夜》也视为海派的文化传统之一，让人耳目一新；李今的博士论文《海派小说与现代都市文化》^⑥一书将上海的建筑、电影、颓废女人等都市意象融入海派小说研究之中，触到了海派小说的质感和肉身；同时又通过对上海市民的日常生活意识和都市市民哲学的剖析，触到了海派小说的神经。京派、海派文学、文化综合研究，以杨义著、郭晓鸿辑图的《京派海派综论》（图志本）^⑦为最有影响。上编“京派与海派的文化因缘和审美形态”，是杨义在武汉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的论文。下编“北京上海人生色彩”，从20世纪三四十年代京沪刊物上选录四百余幅漫画，多侧面、多层次地呈现出京沪两地丰富多彩的文化形态及人生景观。

京派小说家主要以“城里的乡下人”沈从文、废名、师陀（即芦焚）等为代表；京派小说研究首先是对“京派”范畴做出学术界定。吴福辉对京派进行了较早的探询，他的《中国现代讽刺小说的初步成熟》

① 吴福辉：《海派文学与现代媒体：先锋杂志、通俗画刊及小报》，《东方论坛》2005年第3期。

② 吴福辉：《老中国土地上的新兴神话——海派小说都市主题研究》，《文学评论》1994年第1期。

③ 吴福辉：《现代商业文明吹拂下的海派小说》，《文学评论》1994年第1期。

④ 吴福辉：《京派海派小说比较研究》，《学术月刊》1987年第7期。

⑤ 陈思和：《论海派文学的传统》，《杭州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1期。

⑥ 李今：《海派小说与现代都市文化》，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合肥。

⑦ 杨义著、郭晓鸿辑图：《京派海派综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北京。

对京派的活动时间与作家队伍有初步探讨，该文视老舍为京派的一员。随后的《京派小说选·前言》，吴福辉对京派的历史轮廓与作家成员进行了详尽的勾勒，他把1933年沈从文执掌主编的《大公报·文艺副刊》视为流派确立的标志，认为1947年6月朱光潜主编的《文学杂志》的复出使京派壁垒更为分明。吴文进而又详细列举的京派成员有沈从文、凌叔华、废名、师陀、林徽因、萧乾、汪曾祺、何其芳、李广田、冯至、卞之琳、林庚、孙毓棠、梁宗岱、李健吾、李长之、朱光潜等。名单中已没有老舍。名单的开列较为符合历史事实。戴光中选编的《大学名士的清淡——“京派”作品选》把曹禺的《日出》、《原野》收入其中，他显然把曹禺也拉进了京派队伍。香港的文学史研究家司马长风把老舍、巴金、郑振铎、吴组湘、朱自清都归入京派。老舍小说之于北京，则有赵园的《北京：城与人》^①专著问世。该著对老舍的小说与北京文化的关联作了精辟的分析。

京派海派小说比较研究。20世纪80年代中期，吴福辉的《京派海派小说比较研究》是最早从京派海派比较的角度进行探究的论文。杨义的《京派与海派的文化因缘及审美形态》，指出北京文化和上海文化的巨大反差，深刻影响了两地的文学艺术形态。文学武的《各具异彩的文学景观》，从比较角度探询京派和海派小说在精神特征、表现内容和美学意蕴诸方面各自不同的特点。此外，很多学人对京派的主题、艺术等都作了多方位的探询。

吴福辉《游走双城》^②一书是他谈“京”论“海”的文化散文集，对于研究京派、海派小说来说也很有参考价值。书中处处可见他对这两个各具特色的城市睿智、独到而充满深情的认识与感悟。由马逢洋编的《上海：记忆与想象》^③是一部名家参与的20世纪30年代有关“京”“海”之争的文集，也是打开海派小说奥秘的金钥匙之一。

新感觉派（现代派，其实也是海派小说的一个分支）小说研究，谭楚良的《中国现代派文学史论》^④中的第二章“新感觉派小说”也值得参考。此外还有浪漫派小说（郁达夫、郭沫若为代表）研究、为人生派

① 赵园：《北京：城与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北京。

② 吴福辉：《游走双城》，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北京。

③ 马逢洋：《上海：记忆与想象》，文汇出版社1996年版，上海。

④ 谭楚良：《中国现代派文学史论》，上海学林出版社1996年版，上海。